

〔荷〕高罗佩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7
大 唐
狄 仁 杰

断案传奇



上

〔荷〕 高 罗 佩 著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 来 元 胡 明 等 译

柳 芳 校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上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荷)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柳芳校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375 插页2 字数347,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800

书号: 10096·400 定价: 2.45元

前 言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是荷兰人高罗佩的巨作，撰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全书由十五个中篇和八个短篇组成，约一百四十万字。各篇独立成章，所谓分则单珠，合则全璧。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梵·古立克（高罗佩是他的中国名字），生于1910年8月，卒于1967年9月。他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外交公务中度过的，但他是一位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通十四种语言，汉学造诣尤深。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高的兴趣，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行政、司法、吏治、刑律，以至文物考古、人情风俗、民族心理等。他象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喜欢搜集骨董、古玩、字画、图书、乐器，并具有丰富的鉴赏能力，他甚至对中国的书法和古乐都深有造诣，能写中国旧体诗文。《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是他在研究汉学之余以中国唐代名臣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为线索写成的。

高罗佩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古文明叹赞备至。他认为中国固有的公案传奇远比西方流行的侦探推理小说高明。他撰写《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目的之一便是让西

方人和那些沉溺于西方探案小说的中国人知道中国古代大法官的本领——尤其是在逻辑推理能力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造诣上——决不亚于西洋现代大侦探，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要比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优越得多。《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问世后在西方果然引起了轰动，声誉极高，英、美两国至今重版不绝，“狄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在西方载誉三十年后被介绍到狄公——狄仁杰的故乡中国来，其本身的含义便是耐人寻味的。如何正确而完美地再现一个外国的现代作家创造的中国古代封建大法官的形象，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胆而艰辛的尝试。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与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有许多不同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中国的。古代的故事里包孕了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从内容意识到风格特征，从典型塑造到语言习惯，集古、今、中、外于一炉。总观全书，其创作意识和艺术风格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故事开卷便展示案情，布下悬念，结尾收煞才暴露罪犯，揭示真相。其间波澜起伏，纤徐委备，看似若断若续，节外生枝，实则一线飞泻，鼓荡前进。往往几案并发，凶异迭出，又互为牵连，彼此衬贴，虚实掩映，纷纭眩目。情节层层摇曳而出，谜底步步逼人追索。读来扣人心弦，欲罢不能，陶醉在情绪的履足和理智的欣悦里。如此谋篇布局，匠心营运对于腻熟了罪犯如何如何作案于开头、清官如何如何勘破于末尾的中国传统公案传奇的读者来说，确有一新耳目，别开生面之感。

二、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的主角一般总是县、州、府一

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兼司法官员。他们大多是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化身，忠实地执行皇帝的法律，处处体现封建纲常或道德正义的力量。故一般缺乏个性、人物脸谱化，似不足为艺术典型。他们运用智慧和洞察力审讯鞫刑，却很少抛头露面、四出奔波去侦寻勘查、明访暗察。而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却别开蹊径。狄公有个性，有人情味，有幽默感，他象西方侦探那样处处出场，深入破案第一线，直接周旋于罪犯与被害人之间。与其说他是公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毋宁说是个大智大勇、精明干练的侦探。他被人称为是料事如神，但却不是神，他经常被错综复杂的案情弄得晕头转向，神情沮丧而走入迷途，作出错误的判断，有时甚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最后才柳暗花明，透出曙光，并终胜全局。狄公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狄公的故事是科学的、逻辑的、人事的、从不流于怪诞荒谬神仙鬼怪一路。他破案所依赖的只有三点：深厚的犯罪心理学素养、广博的刑事侦讯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狄公与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里的“清官老爷”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的差异。狄公往往更象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克利斯蒂的波洛，加德纳的海森、西墨依的格雷警长；而不同于包拯、况钟、海瑞、施仕伦一类人物。

另外，除了英雄主角狄仁杰之外，高罗佩笔下众多的人物也都是栩栩如生的，含蕴浓厚的文学意味，生动有趣，呼之欲出，既有新鲜感又有真实感。高罗佩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便是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所谓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物写态，仿佛如生。正唯他正视人情物理，又用力于人情物理，这部小说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耐久

的可读性。我国古人早就说过：“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李渔《闲情偶寄》）。我想这也许正是《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之所以风靡一代，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由于《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最初以及后来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故反映在小说里较多地向读者介绍中国古时的刑法制度，官衙公例，文物典章，世情风俗——这也是《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的一大特点。

也许因为《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是一个西方人写给广大西方人看的书，高罗佩较少考虑到小说的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社会功利作用（当然客观上也有这种效果），而主要着眼在作品的文学性与趣味性。中国的公案传奇劝世的任务是很重的，总不忘晓以警世、醒世的大义，所谓“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往往免不了一套小说之道道于廊庙，裨官之语附骥正史的滥调。写作小说的目的据说是要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即所谓使不善者“有所惭恧悚惕，以成风化之美。”——这一点也是《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与我国传统公案传奇甚不相同的。

有人问，高罗佩为什么会挑选唐代的狄仁杰来作为他洋洋十六册巨作的英雄主角呢？我个人揣度来，除了《武则天四大奇案》等中国旧小说对高罗佩的直接影响外，主要还是狄仁杰的断案本领有历史依据，即使在封建王朝的正史上也是有脉可寻的。《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列传》中载：“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狄仁杰早年曾担任过大理（寺）丞，仅仅一年之中便“断滞狱一万七千人”，并且做到“无冤诉者”，确非

易事。大理寺丞的官职并不高，官秩在六品上，在大理寺里他的上司便有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大理寺正等，与他并列大理寺丞的亦有四五人之多。然而狄仁杰断狱如神的声名恐怕正是在他担任大理寺丞这短短一年内赢得的。按，狄仁杰一生当过判佐、法曹、县令、司马、刺史、郎中、内史、御史、巡抚、都督、元帅、宰相——当时称“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死后还追封为司空、梁国公。他丰富的仕履经历最易为成小说家取材的渊藪。《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里也是让他担任各种官职，让他接触到各地域特征，各类型性质的复杂疑难案子，使小说展示丰富、阔大的背景，触及各阶层士民的生活，让读者看到从士大夫官僚、富商、高利贷者到乞丐、小偷、妓女等琳琅满目的古中国社会生活图卷。事实上高罗佩之前中国清代便有人将狄仁杰当作清官写进小说，只不过影响很小，不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知。高罗佩从中国原有的狄仁杰传奇故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崭新的狄公形象。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在西方脍炙人口，西方读者对古中国的文化以及小说里传奇色彩浓郁的人和事深有兴趣，许多人对古中国的认识往往从《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开始，并且局限于其所描绘的事物。高罗佩的这份艰辛的开拓性工作毫无疑问在播扬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也是有效的，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传统而数典忘祖的民族自卑心理很是一帖清凉妙药。感谢高罗佩，他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提示：西方人如此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并为中国文化之发扬传播贡献了如此卓绝的劳动，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何进一步发掘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藏，使之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我们相信，《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虽是陌生的，必将是熟悉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借鉴是丰富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的是，《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里个别描写与唐代事实上的文物故事、典章制度、世态风俗很不相符。高罗佩虽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的状况颇有研究，但他笔下的狄公故事的许多内容背景即便套在明清两代尚有许多不符，更何况套在七世纪盛唐的高宗武后时代。当然作为小说它可以不拘泥于真实的人物、时代，尽管他写的是这个时代，又袭用了真人的姓名。因此，读者们尤其是熟悉唐代典章制度、世情文物的同志似也大可不必拘泥。再者，高罗佩是用流畅的、轻松的、带有几分诙谐笔调的现代英语来写作的，我们在翻译时从我国传统的民族形式与语言习惯考虑，对原文略作了些必要的删动，当然力求保持原著的精神生趣，维护狄公的艺术形象——这一点也望广大读者谅解。

胡 明

目 录

前言

黄金案	1
玉珠串	79
四漆屏	155
断指记	292
紫光寺	338
朝云观	433

黄金案

第一章

父母官，
天子臣。
朱笔直，
乌纱真。
冰心一片奉日月，
铁面千古惊鬼神。

这诗单表大唐名臣狄仁杰狄公居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扶善锄恶的高风亮操。看官但知狄公乃盛唐名相，国之鼎鼐，他出为统帅，入为宰辅，执朝政，理万机，播名

海内，流芳千秋。其实狄公早年官吏生涯更有可大书特书者。史载狄仁杰高宗仪凤年间为大理寺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一时朝野传为美谈，仙机妙算，断狱如神之令名不胫而走。他在担任县、州衙门官员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其中多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者。“黄金案”即是著名的一例。

话说大唐高宗皇帝调露元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京师一班同年僚友于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设宴饯送。时值暮春三月，霪雨绵绵，一连十几日不见天晴。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幽径湿漉漉满眼绯红粉白，这景象不由使离别人更添几分怅惘。

饯席约莫有了一个时辰，见亭外雨渐渐小了，只是丝丝凉风偶尔夹着几点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执手咽噎，丁宁赠言。狄公一一屈躬称谢，并不感伤。驿车在远处的一株虬松下等候。

亭内如今只剩三人：梁体仁和侯钧，同是刑部员外郎，与狄公最是莫逆。——狄公官为大理寺丞，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职司隶属虽有差异，但理刑折狱拘捕等却是雷同的公事。两下又时常为断决滞狱互通案情，往复公牍，遇有疑难，也常在一起切磋议析，故最为投契。梁、侯二人对狄公自荐外放深感惋惜，临到此时尚存一线希望，力图劝他回心转意，仍旧留在京师任上。

“狄年兄此举，小弟们还是不解。京师如同那北斗，天下州郡不过拱北的众星。年兄宁弃中枢而赴边陲，难道真的不屑于京师的繁华富庶，居息便利。”梁体仁又苦劝。

侯钧点头赞同：“年兄在大理寺时一年间断滞狱一万七千，无冤诉者，令名鹊起，天下闻知。正待展鹏翼奔锦绣前程，却自选了蓬莱那个海隅边地去当县令，有何出息？没见亭外那一片落红，陷在泥淖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

狄公抚须微笑：“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彰善锄恶，固然是据帝都而俯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耐静，不堪寂寞，又爱热闹。每每憎嫌那一堆堆部文案牍、纸上官司，终觉无味。只想拣一处用武之地使动手脚，试试自己独处机宜的真本事，也过过专擅一方的官瘾，庶不负我平生疏狂性格和风流情志。”

梁体仁大不以为然，道：“刑部、大理寺莫非没你用武之地？不能专擅独断便是捆束了你手脚？部文案牍、纸上官司，便是都没趣味的？前几日邸报道，户部的度支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三千两潜逃。身为朝廷命官，竟还是盗贼之性，刑部这两日已发出海捕文书，着天下州县缉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信息。这眼前的一桩巨案，不正是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处吗？”

侯钧呷了一口冷酒，接上话头：“狄年兄，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虽说目下尚无半点线索，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会纵容逃漏这吞舟大鱼。”

梁体仁又道：“侯钧贤弟乃侯年伯之亲侄，待访拿了王元德，也解了侯年伯心中一块悬石。再说，再说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去勘查，尚无结果，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又焉知此案情由备细、隐曲微妙？明日卷身入

漩涡险流，退身不得，后悔恐是迟了。”

狄公笑道：“你两位不必过虑，蓬莱究竟是海隅一曲，弹丸之地，如此些小之案勘破不了，枉在大理寺尸位若许多年。”

梁体仁小声道：“刑部汪堂官从蓬莱携来之案牍档卷中最要紧的几札信函竟不翼而飞。年兄还不明白，那宗案子必有京师的高官巨宦卷入。倘是真有个山高水低，年兄你丢了前程事小，只恐怕还有不测之祸哩。”

侯钧也道：“年兄今日思退步，时犹未晚。只需推说旧病复犯，身子不适，向吏部递一表呈，十日之内吏部必重行议选。我先与吏部去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另派人去蓬莱，年兄不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亦可久聚一处，永不离分了。”

狄公听罢，心中十分感激。朋友真挚之情、肺腑之声固当领佩感铭，但心志已决，坚不可改。他慢慢呷了一口酒，正色道：“蓬莱县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之伊始，我狄仁杰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填身沟壑，也必无反悔之心。”

侯钧叹道：“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徒生伤悲。”

狄公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温风渐渐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一重生色，桃杏笑靥，粉面扑人。断续可听到林间的鸟雀啁啾啾鸣。

“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公站起，鞠躬拜辞，双手各执定梁、侯的衣袖，久久噤哽不语。

梁、侯两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公出了悲欢亭，向驿车慢慢行去。

第二章

驿车辚辚，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公与老家人洪亮晓行夜宿，不觉已过七天。

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驿车驰入了一座猛恶林子，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浓荫匝地，不辨天光日影，形势十分狰狞险恶。洪亮抱怨狄公不肯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的要求。狄公执意不惊动地方，悄悄地奔赴蓬莱县治。

狄公看出洪亮的心思，便搭讪上说话，只想让他忘怀了眼前的恐惧。

“洪亮，我已细细披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牍，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本末，奇怪的只是卷牍中那几札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档馆不翼而飞。须知那些信札皆是从王县令的书斋中搜去的，于勘破此案至关紧要。汪堂官带来京师后即钤封了，贮入档馆，没几日竟失窃了，岂非咄咄怪事。”

洪亮点点头，道：“汪堂官在蓬莱只呆了三天，也令人生疑。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返京交差。”

果然，一议及案情，洪亮便迷溺其中，忘乎所以。

狄公又道：“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汪堂官，谁知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

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牍，只签押了他的印玺，拟议挂悬。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得从头做起。”

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驿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

“过路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个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便放行。”——驿车前站着两个熊腰虎背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装扮，手中各执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

狄公愠怒，跳下驿车，抽出腰间雨龙宝剑，厉声道：“哪里来的剪径野贼，胆敢截住驿车，勒索钱银。”

其中一个大汉上前道：“看你们行囊单薄，料也不是贪官富商，故只索几两银子酒钱。倘是银子舍不得施，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抵押了，也凑合过。”

狄公骂道：“你两个鼠辈山贱，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得，折臂断腿，莫叫冤枉。”

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大怒，舞起阔刀便向狄公杀来。

狄公剑法精深，先卖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大汉扑上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阔刀击飞了。

另一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遮护同伴，一面举刀舞向狄公。只三个回合，狄公一剑闪出，正削去那大汉的头帻并一绺黑发。两个大汉惊惶不已，欲待夺路向林中奔逃去，却见狄公呵呵大笑，收了宝剑，一面慢慢捋动颌下的大黑须。洪亮也站到狄公身旁颌首频频。

两个大汉又回转身来，拱手道：“客官留名，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但有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洪亮笑道：“你们快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令狄

老爷，不斩你两个无名鼠辈。”

两大汉羞愧满面，又叩地一拜，乃逃入山林。

黄昏时分，狄公驱车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遂被迎入官驿安顿住下。狄公、洪亮匆匆用了夜膳，沐浴罢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

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开了房门，进来的正是日间在林子里剪径的两条大汉。

狄公笑道：“却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弟兄。我这里倒正有几两散银，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

两大汉羞愧不已，更觉负疚，双双拜跪在地，口称专来此地向狄老爷谢罪。

原来，这两条大汉一个名唤乔泰，一个名唤马荣，马荣小乔泰一岁，换帖结为弟兄。两个同是贫苦出身，只因抗捐杀人，逃来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且糊口。

狄公也心爱这两条大汉膂力过人，且有武艺；又言词挺拔，气格豪爽，识义利、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司有用的干才。遂即答应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为亲随干办，登录簿册，治备行装，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役。

两个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呜咽出声。狄公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德，辅弼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狄公吩咐侍役又治了一席，各各斟满了酒，务必尽欢。乔、马两人又对天盟誓，永远忠于职守，服膺狄公，是夜他们便留宿官驿。